



卷五十三
上

物之

聞見雜錄

四朝聞見錄

隨手雜錄

甲申雜記

席上商談上

卷五十三下

席上腐錄下

石林家刻

卷五十四上

文子通玄真經

北魏錄

蒙齋備錄

說郭卷第五十三

鉤玄 一篇

皇元鮮于樞

劉公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

舜禹不返葬

非不尊敬舜也啓非不孝於父也時亨在乎廟貌菟氣則無所

不知也秦漢而下崇在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尸柩難以語乎理

矣

敬齋先生李仁卿胎息之說曰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之脉

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人之意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

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長之義也以

舍勞後送謂之歇息者停息之義也人有孕嗣謂之子息者生

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止絕之義也息之義大矣哉
濂溪通書謂太極而無極晦菴云大極而無極祇是艮卦而已
晦菴以艮卦當大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于艮者也艮
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所終始也誰知形色色盡于此止
息來中乎且艮之爲卦位則處丑寅之間時當十二月正月之
交此非萬物之所終始而晦菴因此復倫云息便是百穀之實
初間此語愁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卽徹實卽爲種種復爲實
成實相仍種種無窮則云乎息者非百穀之種何觀穀實之新
新究萬物之芸芸吾然後知胎息之不安也夫息之爲字從自
從心說者又爲自心爲息胎息之驗其在茲乎自息老子首發

谷神之機莊用重啓踵息之論歷載斯久悠悠莫知惟宋老晁
迥明遠蘇載子瞻二先生乃能知之明遠則說勝定長生之術
子瞻則述教息之法明遠之言曰必息相依息調心靜靜調久
久可戒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可致長生此真谷神
不死之要術也子瞻之言曰教息教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
室虛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教百復與息俱入隨之不已
一息自除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除癢滅自然明悟
此真人踵息之捷法也余少小多疾故嘗求所以攝生之道雖
不升齊肉亦粗得其藩籬鼎寓崑山之同川嘗與李昇之和論
及于此之和遂於性命者也余因贈之以詩曰玄牝機關不死

根自消自消自氤氲暖於焯焯九微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
池中流曉潤紫金爐裏裊餘熏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
問君之和撫脾大笑曰子得之矣不可以語非其人張樂全有
言身如蓮花虛空中有習清微風綿綿不絕道乃通一來一往
終無窮來無徹迹去無踪散入八萬四千毛孔中此六句達磨
胎息法也頃者萬松和尚從容錄以爲達磨無胎息法凡謂達
磨行胎息者是其說皆出於由李小智子謂萬松之說非也佛
性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固之胎息便以性命爲一致若謂
胎息等則皆妄也則凡燈史不載機緣語句獨作繫驢擷也胎
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以一切去之則是正

性外求命外求性耳

治水蠱

抗醫宋會之治水蠱之證用丝瓜乾者一枚許去皮剪碎巴豆
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丝瓜炒陳倉米如丝瓜
之多少米黃色去丝瓜碾米爲末清水和爲丸桐子大每服百
丸數服愈蓋丝瓜如人之脈絡然引巴豆之氣入皮膚故也

弟兄
求訣

兩浙都轉運使廣希貢中統初平章公之弟累官至正議
大夫余在運幕如公最詳公子聞人讀書畧通大議尤喜讀易
爲人沉靜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適其
兄叅政公以事來抗八月八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舉

哀久之忽搖手止哭者諸坐謂其兄叅政公曰吾與兄先生同胞相離十餘年今幸會于此謂必能承事順顏色接盃酒之歡數月而別豈期一病至此今將永訣能無一盃相餞乎時久不飲酒叅政公手斟酪漿一盃飲之且謂曰吾父母去矣大兄去矣平章兄去矣五弟六弟又去矣吾二人年各五十之上死不為大汝勿以妻子之故亂汝心汝身後汝之妻子吾竭吾力以恤之汝去之後無維汝去矣公首肯又囑其弟端矣理問及其子可終等勉以忠孝促令鞚馬既告辭復卧而遊身後家無一錢行臺賻幣五十足乃得歸中山小陵秘書郎喬仲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掾出使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必陵骨

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昏堅住於道傍中有人骨

一具跌坐若生而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治走馬疳

治走馬疳方用尾龍子比蚶子差小連內火煨存性置冷地用

盞子蓋覆候冷取出碾為末乾滲患處治瘡瘡疹黑陷者用沉

香乳香檀香不俱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兒煙上熏即起

又至走馬疳馬蹄炒灰如鹽少許糝處

治惡瘡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熱瓜削去再

合熱減則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

滓服

治惡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疾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者灸不痛者

治小兒 治小兒耳後瘡腎甘地骨皮一味為末麤者熱湯洗細

者油調搽良

五下男 五不男天捷爐變半五不女螺紋彭角線

題畫 劉雲震祭酒題明皇繫悟菡云宮殿蕭森蔭碧梧杖頭白

兩趨花 迅雷飛下漁陽鼓一曲霓裳救得無

四朝聞見錄

甲至戊五篇又九條在第三篇內當併入此

宋葉紹翁

龍泉人序紹翁恭

間度南以來四朝史事雖以侵備來也史以補國史諸闕蓋故點也愚不自揆得之見聞緝為一書曰四朝聞見錄庶補國史

之闕敬錄諸梓務在增廣叅驗凡孝子順孫思欲發揮先業縉

紳先生不忍棄置異聞亟望垂教賜酒群臣無滌爵之文

賜燕 滌爵 孝宗賜宴內朝丞相王淮涕流於酒已則復縮涕入鼻觀

吾公琚兄弟亦預燕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

後有紹條爵自淮始

祕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暑伏甚丞相淮體弱不能勝

悶至絕上函詔醫疾有間後有紹許百官以衣祕見丞相有淮

始

張司 對廟 張司封廟號昭既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張公夏也國

作兵部碑又作太常典 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為兩浙轉運使抗

州江岸率用新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隄一十二里以防江湖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立中廟於隄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候改封安濟公併賜令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攷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既憤盡掇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夢於緹脩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不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功未成效匹夫溝瀆之為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如何是尚得生名之智殃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貺所築今顧諉之錢王則尤繆矣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地諱故曰武林如以玄虎為玄虎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為靈隱浚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虎昂者領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為大祖又以為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領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中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土早為之罪武林也道士易知剛間因公攻媿樓公齋宿焉詩以咏其亭詩中用事最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然山母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攷其末具有以蓋靈隱之上即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即武林之水此謂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樓之

士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鑿井逮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為武林餘未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為正云

高宗六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予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吳侯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孝宗喜占

萬年國清

對宋之瑞面對上問所以居之瑞對曰臣家於天台上又問曰彼多明山勝刹孰為之冠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清上大嘉歎遂階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夫言曰五千尺上質以何以驗之毛對曰臣日斜視景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號為有道術善風鑿高宗間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繒絮至教襲謂皇甫曰先生亦怕冷邪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達亮謀南寇故皇甫以對上大悅後又自出山未見上叩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為陛下尋得箇好孫媳奴上問為誰則以慈懿皇后對后大愕子也生於營中生之日有黑鳳儀於營前大黑石上人謂鳳實鸞鷲石則元王慈懿小字鳳娘蓋本於此后既太子妃至訴太子左右於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為皇甫所誤孝宗屢訓妃宜大法媽即憲聖蝨斯之行汝只管與木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嘗真欲廢之也后因驚憤疑其說出於憲聖會光宗

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或謂其

黨亟奔訴于重華急有教曰吾兒息怒先皇雖即奉肯而伺色

加怒意欲他日盡誅此曹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間三宦者

光皇適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得草澤良藥為一大丸疾可立

愈欲宣揚怨為后所沮俟光皇問安即面受之宦官因間慈懿

云大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后覘使北官果有藥后遂持嘉

王泣而教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諸大上光是上之未疾也嘗獨

幸聚景兩制俱扈從惟吳琚待制以疾在告上將進酒於茶蘩

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大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謂光堯上方怒

言曰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適大上命

黃門持王卮暨宣勸以賜會上怒未怠以手顫誤觸卮予地黃

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大上傳宣即大怒碎卮

矣每大上遊幸必進勸會大上奉憲傳幸東園閱市而上偶不

記大上左右陰颺鷄教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

捉鷄不着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為促鷄故以此激大上怒大上

陽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詣北宮至孝宗大漸終弗克

執喪憲聖垂沒而莫有嘗藥皆后為宦官所誤云

揚沂中言者

疏奏揚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曰朕重困赤子遂

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畫封群盜大者群王小爾節鉞朕所自

有者惟浙教群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群盜朕已發願除土地

之外凡庫府金帛俱置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地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沂此惟鄉容之言者皇恐而退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為天下母率多遇奠貴以進即以疾辭思陵念其雖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勞若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媿俟姐姐謂太歸爾其選也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地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憂不到此上為位下教行愈以后為賢太后既旋奎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待

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儀謂其宜主中饋更合自取姐姐教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建曰朕奉太后之命云德妃吳氏云可立為后后遂開擁佑三朝之功云

佑聖 右篆無佑佑即右賜佑聖扁篆者為右羽流固為以為現

現 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肯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既從又字則不當用篆現為孝宗潛邸先是有神三見于雲端孝宗為之拜跪既即大位賜邸為現蓋龍潛初至也真聖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至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于石蓋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

勵之

寧皇二屏

寧皇令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道隨其所至即面之屏

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庸拆二事為二屏以白楮糊

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善進上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止二屏以

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阿衛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

革舄洗細衣為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以母作聰明亂舊章

蓋舊學于永嘉陳氏傳良嘗道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

不過畫可謂之請託依龍顏隆準相者謂其老龍形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以觀平聲至今謂觀去聲

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云或曰公

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於世大率祖

半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熙間已為浙漕鎮廳第一有司竟首

秦熹寘公于及未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

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於茶山曾文清公其後求寒於水云

嘗從紫岩張公游具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踞鞍州

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虜自高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

偏交游宦劔南作為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

孝宗上乙其處而題之施除刑定官

賜第時旌德簿

或疑其交游非類

為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施印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

游除禮部即上之除日自公而止其得上春如此公早求退往

來若耶雲門番賓疑洽以觴咏自娛官以皆中大夫遂致其仕
誓不復出韓仇胃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
陸附已至出所愛四大夫擘阮琴起無索公爲詞有飛上綿裊
江玻之語又命公着青衣泉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
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畫一瓢惟游畫勺且請掛冠復出不
爲有愧於斯泉且又愧於開成道士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
求記於公公記云天下知功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
而不知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不自侔寓微詞也又云游老
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
言無俊辭足以導公之志疑公以賜丙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
之志故作爲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番詩以示其家云
王師尅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老翁則公之心方暴白於易簣
之時矣又有鄭棫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并礮石以獻涕以陸
記爲重朴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莆陽陳謹文人也翰灵碧
以壽韓至刻今字于石稱之曰我王有又某人以錫字分爲九
題如錫壽錫福之類爲詩以獻涕敗有爲陳瘞石于地者會搜
地窖鏗然有聲則陳石也遂爲言者所彈陳晉題三弟觀梅亭
詩有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之句繼是猶未上有
能扣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爲憾獨附拂一節爲可
恨官爵自有定命特諸人自信不過爾

高宗
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

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則曰吾奴僕官陷故也

閱古南園

前所載臣僚論仇冑鑿山為園下瞰宗廟窮夸極侈僭擬

宮闈又云初造亭館震驚大廟之山宴樂咲語徹聞神御之所
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
至大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第仇冑擅朝曰居于大廟則遂觀
之山而有之為閱古堂為閱古泉

田名青衣有青衣童現泉上故名

為流觸曲水泉自青衣下注于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
渚於閱古堂渾極畝有挑坡十有二級夜宴則殿若用紅燈數
百出於挑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岩之最奇者曰云岫第命程有
微校通鑑于中仇冑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剔奇挾勝洗石而雲

根出剝土而泉脉見危峰隱石淺灣深沼窈窕深疑為洞天
福地之居不數其為在天衢只尺有肯畫給還寧壽今復為禁
地久又慈福以南園賜仇冑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為十
洞洞有亭亭有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五丈出於
沙蝕濤激之餘瓏玲壁立在凌風閣下皆記所不載予已畧具
于前即近聞併閱古記不登于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懼復人
無復考其詳併載二記云

閱古泉記云大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
步一壑崖如伏庵徑如驚蛇大石偃偃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
翔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傳名為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恠

蔓羅絡蒙密地多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閔古泉在溜玉亭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密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鑿髮頰而游塵隨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亭又中置瓢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為宜也名泉皆莫逮公常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畫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為我記此泉使後之吾輩之游亦有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亢分書題名蓋此泉湮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閔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於告老之後視士為有媿其視泉尤有媿也幸旦暮得復歸山幅巾短褐以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

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葺為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後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象例竒葩美木爭效於前清泉秀石若顧若揖於是非觀傑閣虛堂廣廈上足以陳俎豈下足以奏金

石者莫不畢備升而高明顯弊如蛻塵垢而入窈窕邃深疑於
無窮既成悉取先待中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取大者曰
許間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額其射方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
門曰藏春其閤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渚水執稻
爲園爲場爲牧羊牛畜雁鷺之地曰歸畊之莊其他因其實而
命之名堂之名則曰夾房曰豁望曰鮮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忌
機曰照香曰雄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
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莫能及南園之髮鬢
者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游觀之美哉始曰許間終曰歸耕是
公之志也公之爲此名皆取於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獻之志
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持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
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拂氏子孫切足以銘彝鼎被奇者獨相
踵也迄至于今公勤勞王家勲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
恭抑畏拳拳於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公之志
而敢忘拂氏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尚何如哉或曰上
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
倚公與公之自處本自不昧惟有志然後足之當上之倚而齊
忠獻之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勲業而
不知公之志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
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

卒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掛衣冠而去則庶幾其
無謏辭無後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
獲辭也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鎮安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廉
行宮番守吳琚謹書并篆額額真大書南園記三字非篆也下
用螭首繪之芝鶴云

南園記
考異

武陵即以灵隱山南園之山自淨慈而分脉相去灵南

北之間麓者山之趾以南園為灵隱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魏
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園中有亭曰晚節香值菊二百種亦此
其祖詩句記中不及云四夫仇胄所幸妾同甘苦者為三夫人
號蒲頭花新進者曰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嘗名入親賜坐入
示優寵四夫人者即與慈明偶席蓋媿也慈明之御之迨姊為
發所刺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持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
之

甲申雜記一

宋王鞏 字迂固

神宗
手詔

曾彥和 啟

云神宗嘗有手詔云求於所不產取於所非時

不可也余贊曰德音之謂歟

寬

辛諫議子有議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

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婚其家居奩二千當為君營之苟成當
以一千謝我逸唯又姻既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翁唯之有儀
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大山石難考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送下

全家流竄後有儀為海州郡曹至淮州海州沒憑轎子浮水上得晚
即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寬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
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阮逸之報也

猪產人

崇寧元年六月西涼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李觀察仕

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僊事父母強令娶妻遣行人議
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曹氏已入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曹
氏選納為后慈聖先憲是也

天帝降

張元素字君師後事荆南府其同事孫文忠一日忽遇天

帝降其室前有鳶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月隨身宮殿光彩煥耀
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文忠曰廣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

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大小無不驗復置花枝數盆
於亭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
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水飲之則愈荆南守孫慎龍面
病目點之随手而愈文忠後為朝郎七十餘卒于睦州其妻子
奉事今如故

龍治水

老人多言曆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為雨多以其龍數多即

少雨也又曰言雨暘有常数春霖即夏旱夏旱則秋霖皆大不
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凡十一龍治水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
水

食飢掩路

唐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

復後為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元熙寧八年饑享無教作萬人坑
每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經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廊又生度
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賜姓西羌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包中

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
熙河極罄忠力

赦大遼謂天使為赦例即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上帝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

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
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

詔可着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寢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
我自東岳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
上帝特命送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志馬驚起與左
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聞見雜錄 一篇 宋前人

節太祖為殿前都檢點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大
將軍尉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即位每歎曰安得王朴者相
之

執政立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

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仁宗
禱雨

慈聖光憲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惠之一日歲

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臂香以禱宮人內壻皆左右然之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感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為其始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人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未行耳又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露

仁宗出
女口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詔之曰此宮禁

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我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

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咲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

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

番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番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

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出

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

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

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番此以侍報先公曰

陛下從諫古之哲王亦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使奏宮女

已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太平之象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五

臺官論之揚文公以告先文公文正不答退以紅箋書少詩以

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

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意遂釋

敏對丁晉公嘗忌揚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

曰內翰拜時髯拂地起視其塵曰相公仰處幕漫天時人稱其

敏而有理

大祖截官人宛大祖一日幸後苑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

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舍上上還輒取

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即引

佩刀截其腕而去

大祖射殺金城夫人金城夫人得幸大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

觥以勸大宗大宗固辭上復勸之大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

折此花來飲上遂命之大宗引弓射而殺之即再拜而泣抱大

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乖岸義挾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娶哭甚悲訊之其

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

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特欲娶長女拒之則禍從之則

女子失身欲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

僕出即日我白你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御方鎮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是也上一日召諸

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邪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鎮復再三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文靖端默寡言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頽圯經歲不問魚軒一

白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為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知問既薨盛夏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七日不滅

夜光珠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夜輒飛去

及曉還媪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隣里驚之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金州石洞

金州道左右石洞入洞千里有石門門間有僊人像半掩

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炬而入有落燼即旋失去之每旱必有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

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聖夔峽將至灑灑堆峽左岩上有泉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嘗往焚香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服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水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瓊花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亭花則傍曰無雙謂

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祐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作相

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老僧于道解后過之

亦必出迎文懿恠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某告夢曰相公至矣一日往復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曰長官誤斬殺牛事天符以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夜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嘗來但減美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玉牒

太祖即位以太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別其

後皇族遂不以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承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名冠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

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酒酣少年顧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黃曰君俟此公貴憑籍亦顯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何人也倡曰朝來賫錢具酒亦不知誰是也後如其言持正為御史薦黃為御史云

東坡際遇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酒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取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備員翰林克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干老身事子瞻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閑

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論薦邪曰亦不閑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餘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又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或時稱之曰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曰內翰真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潘美不解兵

大祖太宗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美每赴鎮留妻子止携數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與子歸京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席上腐談 二篇

皇朝俞琰

家玉吾林居山人

論飛潛動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於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

植之物 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

栖艸食艸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

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暝在風在地者暝走之類上睫接

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

死然有出入之類龜蟹鷺鳧之類是也

稱婦人曰媽 北地馬群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皆隨牡而不他入邵

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真蓋為此也今人稱婦人為媽媽亦是

此意螳亦不入他邵故呼為馬螳一名玄鈎

蟲 蟲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向見

一書云爾今忌書之名

肝肺 肝屬木當浮而及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

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

水之鳥木虛實之相反也

鳥之雌雄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為雄左掩左為

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居曰鳥之雌雄難別曰去其翼

左覆右是雄右覆左是雌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雌

玉洞 欲知時辰之陰陽當別以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

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左氏傳曰國狗之

瘕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瘕狂也吉時又宋書云張敬嘗為獬犬

所傷食蝦蟇膾而愈制居例反亦作浙征例切汪犬也或謂杏仁亦可浴犬傷

魚乙內則曰狼去傷裡去正春免去尻孤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鯨

去醜鄭氏注云皆為不利人也乙魚腴中害人者東海鯨魚有

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

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愚謂擲玄謂乙為魚骨雅則以為

魚腸皆以其如篆書乙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

非腸矣乃魚骨也

前筵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

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

素積相與共 古之素積即今之細褶布衫也荀子云皮并素積

揚倮注云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蹙其織腰中故謂之素

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玉藻云士不衣織

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為

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紵絲則又轉訛矣紵音宁非注也

子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氄子謂之毛細者氄柔克兒書堯典

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蒙今之蒙衫即古之毛衣蒙謂毛之細軟兒如詩所謂孤裘蒙

茸之蒙俗作氄音莫其實即是毛衫毛靴為蒙蒙又轉而為氄

氄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由竹笠呼為竹中東漢西

城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氈氈氈服處通俗
文云織毛褥謂之氈氈細者謂之氈氈者施大林之前水蹋林
之上蹋而登林者

西毘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為犀皮桂漿者出罽
國訛而為桂漿以此推之氈氈恐即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
同耳西毘爾即是織皮國名訛而為西毘耳渠搜織皮出書貢

禹

僕僕頭出于周武帝以幅巾裏首故曰僕頭僕字者伏與僕被
之僕同今訛為僕唐人僕頭初以皂鈔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桐
木山字在前觀其名曰軍容頭以為起於魚朝恩五代相承用

之至宋乃易以藤織者仍冒以鈔後又易以漆鈔周武所製不
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物無帶唐人漆四帶以兩脚垂前兩
脚垂後宋又橫兩脚以鉄綿張之庶免朝見之時遇語轉轉翻
膝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渾不似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琵琶字皆作入聲音弱如斲賜酒繫琵琶
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漢

曰渾不似今訛為故撥四

錯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今錯刀古之錯即今之磋也磋千
箇及北人諸錯作云聲南人讀錯作入其實一也

鬚眉

鬚眉荀子作須糜揚倅注云糜與眉同鬚鬚亦作茲須疏

荀子云龍茲劉向列云傳云龍䟽皆席名也揚涼云茲與髡同龍茲即龍䟽䟽鬚音相近也

車拂水車佛也揚涼以為連耜非也耜乃打稻器非佛也

柴積吳人指積薪曰柴積積音際即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云

委積謂牢米薪芻釋文云積子賜反今訛為際以委積停留際

留

汝媯女媯氏繼伏羲氏王天下後世以媯女為古聖女乃伏羲之

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氏名女媯猶國名女真又如左傳

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

后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者后厚通用也揚州

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為婦人像繆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

帝之子孫登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左氏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幼龍為后土此豈婦人哉

古者天子稱元后諸后則為郡后若以后土為婦人則后堯后

稷亦可為婦人乎

人名溫州有土地社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社十

姨以配五撮湏合為一廟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撮湏為誰五

子胥也小灵有灵必對子胥咲曰爾尚有相公稱我乃為十姨

豈不鳴我耶

地名遠見廉司李德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申站初不曉奉申

為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奉訛為奉申訛為甲也

牛王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公居

其中間牛王為何人冉伯牛嗚呼冉伯牛乃為牛王

玄武

真武即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為真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

壁七宿居位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相梁殿飭以虫尾乃海獸水之精也水能尅火因置此像又如徐之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又朱晦庵云真武非是有一箇神人披髮者蓋只是玄武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亦非是四箇物以角心為角心星為心尾心尾心為尾是為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危之下故為玄

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為真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為白虎翼星有翼軫星如項下嚙井星如冠故為朱雀崔盧全詩頭在井冠揚子云言龍虎烏龜正是如此

又玄武即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得御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大屬也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膾為龜蛇蟠虬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為龜蛇二物

雲笈七籤

張居房集道藏之書為雲笈七籤多雜以符况行特因果

報應之說

道樞至游子皆曾慥作道樞集諸仙丹詩歌訣如海蟾之還金朝

元之玉皆在焉

石林家訓

宋葉夢得 字少蘊

日必讀書旦起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處然後可及他事莫夜

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凡案苟善於此一生求不會作向下一等人汝見吾事自知不妄吾二年來目力極昏著小字甚顛然盛夏帳中亦須讀教篇書至極困乃就枕不爾胸次歉然若有未了事徃徃睡亦不美况晝日乎若凌晨便治裕事或兀然間坐日復一日與書卷漸遠豈復更思學問如此不流入庸俗人則著衣喫飲一駭子第耳况復博奕飲酒追逐玩好尋求交游任意所欲有一于此近三三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

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而知也

慎言易曰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莊子曰兩喜多溢美之言兩怒多溢惡之言大抵人言多不能盡實非喜即怒喜而溢美猶不失近厚怒而溢惡則為人之害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厚惠何夫已經已惡加人則人必輕以惡加己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過有四習於誕妄者每信口縱談不問其人之利害惟意所欲言樂如多知者並緣形似因以增飾雖過其實自不能覓溺於愛惡者所愛雖惡強為之掩覆所惡雖善巧為之破毀軋於利害者造端謀傾之惟恐不力中之惟恐不深而入之聽言其類不過二純盾

者不辨是非一皆信之踈快者不記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可不慎也今汝曹前四弊吾知其或可免若後二失吾不能無憂蓋汝曹涉世未深未嘗輕患難於人情

詐未能盡察

則安知不有因循陷溺者乎故將欲慎言必須省事擇交每務簡靜無求與事會則自然不入是非毀譽之境所與游者皆善人端事彼亦自愛已防患則是毀譽之言亦不到耳汝汝不得已而有聞純昏者每致其思而無輕信踈快者每謹其戒而無輕傳則免乎其免也

孝交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史之事若無他長能物欺而已矣其說親亦然此 矢下名言也事君之道汝曹未易言事

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於欺者何者受教訓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蔽使之不聞欺也有懷於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為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會子喪其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於吾親無所用其情也會子之孝則至矣至於難能不可繼之行欲以孝聞則未必盡其情於親者也然且自以為過夫死而過於難猶且不敢况生而欺之乎今日能聞教訓而一一遵行不敢失墜有過失悔不敢覆為不未不聞凡有所懷盡告之秋毫不敢隱為人子所當為不為人子所不當為文飭以掠美如是亦可以言孝則勿欺而已惟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

趙中丞無愧喪母父多侍妾每抱其父足以寢不敢去跣步設
心如此其誰曰不然而或者父母年高夜率三起扣寢戶問安
而增損衣衾以時其寒溫親反厭煩不能得安而以爲矣若是
者以爲情可乎汝曹願爲無愧不願爲或者古之人以立身揚
名爲孝而口體之奉不與焉推此非特爲天子下孝子亦當爲
天下忠臣也兄弟輯睦最是門戶久長之道然必須自少積累
使交愛出於至誠不見纖毫疑問及能愈久愈篤若纔有一毫
異心萌於胸中則必有回而棄之者初不自覺忽然至於成隙
則雖欲救不可及也吾觀近世兄弟間失和事雖不一然其大
有二溺妻妾之私以口語相譟較貨財之人以爭奪相傾此不

可不預知而早戒也吾恨平生無兄弟不得以所行示汝等然
許章姑氏則汝等親見矣汝母之於二姑氏則汝等親聞之矣
少師損館惟二姑氏未嫁崇國大夫人追念不已吾思無以得
其意惟二姑氏得家婚盡吾力嫁遣猶庶幾其可既得許章二
人初免喪家無餘貲爲汝陽守假貸於陳州蔡寬夫侍郎即得三
千許婚而吾汝陽俸入日給外銖才儲積汝母盡箱篋所有僅
留伏臘衣衾其餘一金不以自有如是數月併歸二婿奩具亦
不至儉薄故母不幸至今二姑氏語之則出涕此豈可強爲而
吾二十年間所以待二姑氏者如一日也自喪亂以來率共居
此山不惟崇國大夫人年高二姑氏朝夕左右足以共養吾親

世道方艱衣冠士族骨肉相保者無幾雖欲蛙步相離亦不可得矣今汝兄弟五人能如吾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說郭卷第五十三

說郭卷第五十四

文子通玄真經

周幸妍

序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稱
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

史記云學亦日記然范蠡師之姓辛名妍文字子蔡立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游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

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吳人文子也而遭

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
道德邪以為政振亂以為理使聖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
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
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
已故聖人怵怵為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
之非欲有私已矣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序道德禮
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廢品其指傳而與其辭文而
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
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剗心馬泊我唐十有一
葉皇帝垂衣巾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

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以扣元四載投通衡峯之表者
室華蓋之前迨經入稔夙熟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
拱默強為注釋是量天漢之源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自以
為難矣

默希子序并注

道源 精誠

九守

守虛守無守平守易守清
守真守靜守閑法法守樸

內守虛乃九守一教

符言

道德

上德

微明

自然

下德

上仁

上義

上禮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寂寥淡漠不聞其

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
地稟受無形原流吐吐翳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
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
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
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
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運天
地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
並應無窮已離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
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
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

不敗殆不殞音讀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

不孀音蝼蛄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物而不

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知能怨

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無象

乎恍兮忽兮用不誣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

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人一度循

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

也憂悲者得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類也人大

怒破陰大喜墜陽蔣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

此除此五者即合於神神明明者得其內得其內者五臟寧思

慮平耳曰聰明筋骨勁強踈遠而不悖堅強而不墮無所大過

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

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滅盜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

潤澤萬物不得生百事不得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

蚊音堯音而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記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

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繫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

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倫天下有餘不

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下洪同

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卓約潤滑也故曰天

下之志柔馳騁天下之志堅無有入於其間夫無形者物之大
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
於心而化馳於神是故不道之道亡乎大哉未發號施今而移
風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
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嚮應而不知古道原

精

誠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例心即陰陽和非有為

為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
木也神明即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
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
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形天下莫不仰上之衆主之旨

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
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
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摠道以彼民弗從者精誠弗包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星辰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
乾之雨露以需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
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
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
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
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
醴泉山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浦送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

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夜宵光山崩川湏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奕世或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光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報冲含和下不堂而行四海奕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尚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而若壹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布精誠
九字

老子曰天地未形

窈窈宜宜渾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髓本乎地精神入其門骨髓及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剛四時爲配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死順之生故靜漢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誠者所受於天也骨髓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精明玄遠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小嗜欲五臟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弥遠者其知弥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

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聽五味入口使口
坐創音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溢好憎使人精勞
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
厚夫唯無以生為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
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
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為
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能
之弗極也即至樂極也右九守

符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
言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

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事而治者失
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心剝其
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未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
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互相剝水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脛四
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蹀
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形肺主司腎主司脾主司舌肺主鼻
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員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

鮮參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拆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閱以大尚由節其章光受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克而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聽視視聽達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內而無離則意氣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哀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

小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所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則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而過如履平地虜以順天名橋子觀駢頭巨艦繹以寸金規制堅壯婦兵守護甚嚴不日我國家恢復河朔過師枕席之上當知此橋為利之博焉十八里至建津津即袁紹渡處十四日至湯陰縣湯陰本蕩陰管待中稽紹死節之所又有姜里城美市文王所囚之地十五日至相州闌闌繁盛觀者如堵二樓曰康樂日月白風清又二樓曰翠樓曰秦樓時方賣酒其上牌書十州春色酒名也或云韓魏公畫錦堂今為一

貴人院石記猶在好事者叩門打牌不禁也相出苗草故纘名
天下銅雀臺請武城章河紂之朝歌城皆在境內講武城南有
塔聞是舊鄴都高丘相望各七十里家世謂曹孟德但詐感後
人使迷其葬所相實右鄴都魏文侯所封之地十六日至邯鄲
縣縣古趙國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城郭從邑故字皆
邑趙王聚臺在縣之北聞每年三月二十四日空巷上簡子家
家形如硯世謂硯子家程英公孫杵臼墓所在馬路逢一細車
蓋以青氈頭段人家也頭段者謂貴族及將相之家十七日至
邢州形古鉅鹿邢故邢侯國也兼天下於此置信都十八日至
內丘縣內丘本漢之中丘未至內丘西望太行山岡巒地走崔
谷秀傑如昔所聞山延袤八十里十九里至栢鄉縣縣本春秋
晉郭邑之地漢光武即位於鄆之游者弱若騎者墮各以所好
互相自禍得在時不出爭治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
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
爲故無敗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
而無怨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者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機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德
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益之而雖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
病唯聖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

家其後必殃夫人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古符言

道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

將以成形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李以神聽中李以心聽下李以耳聽以耳聽者李在皮膚以心聽者李在肌肉以神聽者李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虚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尊精積蓄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

自小損者所以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爲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有服長者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知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天下服眼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性也天下不適不往

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倨慢佞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唯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少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得道者匡衰以為政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撲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

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籍其庭麒麟遊其郊蛇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讐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上德老子曰王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肢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則相亡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龍蛇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有必照明

樹黍者不獲積樹怨者無報德

右 上德

微明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

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
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較也智欲圓者終
始無端方音傍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
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
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
治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志圓者無不知
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
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
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
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故也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

故以政教化易而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
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自然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

不同故無親無疎無親無疎故能發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才
人不一事故緒業故端超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
廉四者相及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欲
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鬪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
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乎分不可令
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伍者聖人兼用而才使之夫
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

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不辭負新之多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又自然

下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精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順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其四關止五道即與道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忌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真性命之精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耳即其視明在於耳即其聽聰番於口即其言當集如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足以持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形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不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音禦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執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也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古下德

上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

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惜恒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則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不下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蹶來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灾之患以供上來即人王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化是以聖人之道寬而粟嚴

而溫柔而真猛而仁夫大剛則折大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右 上 仁

上 義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論慮之以策國之扶義而動以畧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適國之君有暴勵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效令軍師曰無代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谷無焚節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殃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

兵之來以廢不義以授有德也有敢逆天亂道民之賊者身死
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鄉以鄉者封以鄉以縣
聽者其侯其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
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
內之漬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不戰而止不義之
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為他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
者不能力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
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右正義

上禮老子曰禮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埃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
不厚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君止不生五谷禿山不游麋

鹿無所蔭蔽故也故為政以奇為察以切為明以刻為忠以計
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也大則大裂之道其政汶汶其民情
惓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右上禮

北轅錄一篇

宋周煇

淳熙丙申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待制敷文閣張子正假試戶部
尚書充賀金國生辰使王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褒假明州
觀察使知東上閣門兼客省內門方館事副之明年正月七日
陞亂出國門九日離行二十一日至淮陰二十六日燕館習儀
二十八日北引接傳御史副即館坐受其謁上中節序立其傍
慮遣接伴使昭武大將軍尚書戶部郎中李侂廣威將軍尚書

兵部員外郎完顏宗卞僕焉立飲引接三杯而退二十九日盱
眙置酒餞使分度淮午至泗州遠亭使副望拜如儀接伴戎服
倍立各帶玉牌牌面如方響上有蕃書急速走遞四字止有御
押其狀如主字虜法出使皆帶牌有金銀木之別朝服對立于
庭互展起居狀三節入講叅禮使副陞德茶酒三行虜法先湯
後茶少頃聯轡入城夾道甲士執兵直抵於館旋供脫食菓訂
如南方齋筵先設茶筵一盤苦七名七巧其瓦壠桂皮雞腸銀
錠金剛錫西施古取其形似密和麵油煎之虜甚珍此

茶食謂未行酒先設此品
進茶一盞又謂之茶筵

次供饅頭血羹畢羅肚羹盪羊餅子

鮮粥內糞羹索麵骨頭盤子自後大同小異酒味甚澀食畢即

鎖門內外不通二月間甫交暱間接伴所晨衙三節謂此家聲
喏各相呼而起時猶未至三鼓旋盞盃水洗漱冠擲畢照心已
至權肺油餅棗糕麵粥有供糕靡處或未暇奉筋忽一人呼官
員認馬三節出門馬已預定上一上二貼於背上以防差設馬
料於民謂之戶馬御者不俟撻鞍即散蓋防與之話言泄機事
也細車四兩奉南北使副亦以序行車之形製既不美觀出館
各有紅紗二竹籠爲尊氣象甚不德府及門教妓來迓北使紫
背騎驢不約束步武便乘騎也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婦女衫皆
極寬大有位者便服立止用皂紵絲或番羅繫絞絲與皂隸畧
無分別條反挿惠頭於要謂之有礼無貴賤皆着矣頭靴所頂

之中謂之蹋鵠七日至寧陵縣縣本寧城古葛伯國六國時屬魏為信陵君無忌之封宿拱州襄陽驛虜故曰濰河在十里外郡本襄邑縣宋襄公葬於此故曰襄陵八日至雍丘縣縣故托國武士封禹後東樓公孫東有葵丘齊威公所會也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家次過范即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又六十里至陳留縣縣本鄭邑為陳所并故名實張良之封邑或云陳思王亦生於此九日至東京虜改曰南京未到先過皇城寺宜春苑使副易朝服三節更衣帶從跨馬入新宋門舊曰朝陽虜名洪仁樓櫓濠塹甚設次入瓮城次入大城人煙極凋淺至

會同館舊貢院也接伴所得私覲盡貨於此行戶部償都窮晚食酒貯以黃缸味差勝有以柑子餉承應人得之甚喜云謂之紅菓子按東京春秋衛陳鄭國三之境古大梁城也十三日至黃河浮航以渡自南抵北用船八十五隻各濶一丈六七尺其布置相去又各佳亦有羗管後後聲頓悽怨求夜修途行人為之感愴車每兩用驢十五頭把車五六人行差遲以巨挺繫驢謂之走車其震蕩如逆風上行波濤間簷車三十六兩每兩輓以四牛禮物私覲使价三節行礼皆在焉自起程至三許折車

真定下
京燕山

蓋常先一兩程而住人夫及輓車牛驢所至州縣更易

六十里至臨淮縣縣有徐城本徐國有徐君墓季札掛劍處即

此是日行循汴河河水極淺洛口既塞理固應然承平漕江淮米六百萬石自揚子達京師不過四十五日五十年後乃成汴渠可寓一嘆隋提之抑無後傍拂矣二日至虹縣晚宿靈璧縣汴河自此斷流自過四帝皆荒濬兩岸奇石可愛

石產於縣鳳凰山以小爲

貴或云花石綱所棄者虞姬墓在西岸雖無碑却有村曠名陰陵靈璧舊爲鎮亦名鬻頭虹本紅夏丘二縣地漢書紅陽侯立是也訛而不遂改名曰虹五日至永城縣縣本敬丘二縣地漢更敬丘曰大丘陳寔爲之長縣北有長山爲礪山相接六日至谷熟縣十八日至南京入陽熙門市樓倭曰睢陽夾道甲兵尤盛張巡許遠廟在西門外謂之雙王廟其傍則家玉臺此地高

卒氏子闕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子杞爲宋國後唐號歸德軍本朝王業所基陞爲南京詔即衙成以爲大內以歸德爲名復陞應天府太上皇於此登位虜今改歸之餘上賓筭子木復覆以輦車策馬南六十里至趙州道經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於路俗傳光武卻渡河二人致餉慮洩其蹤乃涂之又云過二人間途不吝怒而斬之已而皆石也未至城五里渡石橋橋從空架起二極緻南北長十三丈濶四之一實隋人季春所造元祐間賜名安濟有張果老驢迹二十日至真定府未至城先過滹沱河河流不甚闊聞當春漲亦湍急也真定在春秋時屬鮮魚國二十二日至新樂縣縣古鮮魚國漢中山孝王母馬昭儀

隨王就國王於建宮於樂里而呼爲西樂城語訛西爲新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堯始封於此二十四日至安肅軍過白溝河二十五日至涿州黃帝戰蚩尤於涿州即此地二十六日至良鄉縣入內通侍郎李慶和賜銀合湯藥貼用江綾勅書云勅某卿遠持慶幣來賀誕辰馳華隘以良勞次郊亭而伊邇宜有節宣之餽以彰眷遇之優二十七日過盧溝河即盧龍也燕人呼水爲龍呼黑爲盧亦謂之黑水河色黑而濁其急如箭至燕山府外燕賓館赴班則宴少定傳街館伴使昭武大將軍太子少詹事蒲察明少中大夫侍御史鄧儼爲之副南使與之互展起居狀繼與接伴互展辭狀天使敬昊賜宴單賜酒果酒九行禮

畢趣入城初入端禮門次入南門次入豐宜門次過龍津樓亦分三道通用奪玉石扶蘭上珠爲嬰兒形極工巧次入宣陽門由馳道西南入會同館甫就次有天使完顏卞傳宣撫問二十八日忠勇校尉劉彥忠翊校尉何彥耒交禮物天使烏古論賜酒菓宣威將軍克東上閣門副使郭喜說朝見儀二十九日辦酒副使率三節入見行司捧國書於馬上前行初出館橫過馳道而行御廟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至掖門下馬自專德門由會通承明二門入左嘉會門起而南至幕次少頃鳴鐘罷衛士山呼百官裏見時方辰正斯期於幕間曳玉帶者五人先出後知爲東宮親王平章令公也繼獨引副使捧國書頃之閣

門緣衣吏未引都轄以下

都轄二節

長先入宣明門次仁政門於隔

門上面北序立門之裏即殿庭隙間見副使舞蹈之節俟禮物

過副使由右出三節自東入拜于大禮上上有一品至七品黑

漆黃字牌子蓋其廟著也一禮可容數百人遍地製鸞鳳殿九

楹前設靈臺柱衣文綉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內外悉金

漆簾額飾以綉廊之西馬有鞞紅綉鞍者數疋乃高麗所進殿

門外衛士二三百人分兩傍立畫帶金花帽錦袍宣明門外直

至外廊皆甲士青緇甲居左旗執黃龍紅緇甲居右旗紅龍外

廟皆銀鎗左掖門執黃金鎗人依一柱以立惟仁政門左門用

甲士訖見無一人跛倚者凡門臺下皆素隊執弓矢人數各有

差若乃經從之處宮殿門名茲不且載北宮營繕之制初雖取

則東都而竭民膏血終殫土木之費瓦悉復以琉璃日色暉映

樓觀翬飛畫畫莫克摹寫佐治之初復民兵一百二十萬數年

方斲手者不計其數三節既出副使疾作依柱以立扶策至幕

次未畢於禮小底入報

小底二百人

傳旨免禮教止於殿門外受衣

帶三節繼之是日麗夏使人同見少留俟其禮竟閣門來引復

旧路出至嘉會門駐立久之以麗人在門外受賜未畢也歸館

久之宣威將軍客省使兼東上閣門盧璣到館押伴置酒殿上

遠例止就賜副使免坐弟拜表謝三節各受衣帶五事尚書公

獨以病坐館伴所服

以禮

例應給

副使衣帶各祭事

有靴而無笏無象

簡所用皆木膺故也三十日就館宴天使李顯全賜宴并酒菓
燕山菓酒故皆是日所餉尤為醇厚名金澗蓋用金澗水以釀
之也三月一日兩免入賀不爾必致沾服失容有習來此者言
雖兩三移時不卹也是日天使完顏奕賜分食者分御膳以賜
之也九日入祥使副受書而歸十日離館燕古冀州地武王封
堯後於蘇卽薊縣也隋立涿郡唐爲幽州天室間日范陽郡陞
爲盧龍軍遼曰燕名折津府皇朝改曰燕山府盧曰大興府二
十三日至東都未至城一三里車夫指一土岡云是名愁臺乃
晉少帝北狩之路二十四日押宴鎮國上將軍鎮南軍節度使
兼懷州管内觀察使高蘇賜食并酒果天使趙洙食畢啓行四

月十六日到家是行往返九十六日。蒙鞞備錄 一篇 宋孟珙

立國

鞞鞞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地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
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鞞鞞者顏貌稍細爲人恭
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斃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甚
惡而腮面有刀痕者問曰白鞞鞞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
却弱之與人交言有情今被部族之後其國乃鞞王成吉思之
公主必姬權嘗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使速不罕者乃鞞
鞞也每連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
苦無管待千萬勿恠所謂生鞞鞞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

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軍大臣皆黑韃韃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大最長者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濶而上下促有顴骨眼無上紋鬚鬚絕少形壯頗醜惟今韃主或沒真者或身魁偉而廣顴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妻之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今為創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強大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於見彼蓋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為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生日月咲而荅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

秋也每見月圓而為一月每見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潤月也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為奴婢者十余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衆見天地重信義所傳或沒真者乃小名爾初無姓氏無名諱近年以來有女真叛亡之臣為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國號 年號

韃國所鄰前乃紅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赤嘗擾金虜為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以金帛和之按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大祖元明皇帝今

韃人甚朴野畧無制度珙嘗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蓋比
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之不常今韃之始起並
無文書凡發命今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計之爲使者雖一字
不敢增損彼國俗也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隣每於兩河博易
販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
笛譜字也今二年以來因今國叛七降殺之臣無地容身願爲
彼用始教之以文書於今國往來却用漢字去年之春珙每見
其所行文字猶曰朝又稱年朔曰兔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
曰庚辰年今日辛巳年是也又慕蒙爲權國故以國號曰大象
古國亦女真亡臣教之也珙親見其權皇帝摩曠國王母自稱
曰我韃靼人兀彼大臣元師皆自稱曰我韃靼人彼亦不知其
爲蒙是何等名字何爲國號何爲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
字者強解事以教之撰誕其曰以爲節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
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弟久已亡陣二皇
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帝名咸沒葛真所統多係自己
人馬善戰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喪子此因破金國攻打西京
雲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却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載四
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

廣生也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真驚拽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
阿里黑北國俗曰必姬夫人曾嫁今亡國臣白四部死寡居今
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教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
自己出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甥之子餘未知名孫男甚
衆

詩將臣功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臘羅彼
詔誥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爲天下兵馬都
大元帥都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
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已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

禮有兄曰計黑奇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扶奇見在
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日帶孫歸王每遇倚馬國王每戒所部將
已兄弟只以少名稱之不許他呼國正心有一子名袍阿美儀
容不肯剃髮焦只衰巾帽着窄服能諸國語其次曰兔花兒大
傳國公声名亞於摩臘羅又有鶴博者官亦窮見隨成吉思掌
重兵大其次曰按赤耶耶見封尚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
下亦有騎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言隨國正者皆惡
隨尚書令者皆善也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云內州人先爲
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生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真長子戰死
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

昨已封王近退間於家其子見爲西京府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記家人見留守燕京次日劄八者乃回鶻人也老亦在燕京同任事燕京等處有紙躡兒元帥史元帥劉元帥等甚衆各有軍馬皆聽摩睺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合脫大師者乃免花大傳之兄元女真人極狡獪兄弟皆歸韃主爲相將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將奪合又有女真人也金宰相餘者來知名率皆女真亡臣向所傳有白倫李藻者爲相今止見一處有所提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內翰掌文書又有楊龍者爲

吏部尚書楊藻者爲彼北京晉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古司二郎中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大守女真人也

單政

韃人生長於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率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畧無文書自元帥至千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繫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駝使乃下今日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追逐緩者殺之迫填塞其壕塹至平或供鵝洞碗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其城一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畧不以恕凡諸臨適不用命者雖

貴必誅凡破城守者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
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數依有差宰相等在於沙漠
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凡有謀征伐謀義先定於三四月間行
於諸國又於重五宴會興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
八月一日咸集於燕都而後啓行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苦騎而教
之却養三年而再後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齧也千百爲群
並無嘶鳴下馬不用繫控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獨秣
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駒並
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用
弊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飢渴凡一
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故彼國中有
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白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
於中國食羊盡射兔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
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
於割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二三處出黑黍米彼亦煮爲
鮮粥

征代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謠言云韃韃去趕得官家沒去處首首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為國患乃下今極其窮荒山兵勦之每三歲出兵向北勦殺謂之滅丁迄今於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為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至燕京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偽章帝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息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璟又以為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紮人戍之首因唐紮人叛結連即刺都紮本典紮詳紮後典紮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紮人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敗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且言民繫庶與紮同說韃人治兵入戎咸沒真忿其欺凌以此犯邊邊州悉敗長駟犯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能記此語虜居臣國其蹈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繫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高琪為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敗殆盡其國遂衰後兀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省尚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筭官亦置大元帥等所佩金牌第二等貴臣帶兩虎相向日虎聞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文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勅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遣發臨民者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今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騎勇者曰護尉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與私聞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襲金人遺制飲燕為樂也摩睺國王每征伐來歸請夫人連日各為主禮且酒饌飲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面每拏櫻魚肉千有脂膩則拭之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裝傳襲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髮焦如中國小兒晉三搭頭在顛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統白旗以為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帷傘亦用紅黃為之所坐乃金裏龍頭胡床國王者間有銀處以此為別其鞍馬帶作上亦以黃金盤龍為飾國王亦然今國王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之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

王止有一鼓臨陣則用之鞍橋以木為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為筈手力甚輕薄而彎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劾勤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之凡見馬馬則換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簡言詞甚直但曰你大宋好皇帝宰相大抵其情淳朴有大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今乃鑿混純破彼天真教以姦計為可惡也

